

仇池
樵閒
筆話
記
漁
南
先生
師友
談
錄
記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

李
廌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仇池筆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師友談記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
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
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並附
學津本所載提要於後

師友談記

宋 太華逸民諡超曠文子李 唐方叔撰

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禮部尚書蘇公曰：近因講筵從容爲上言：人君之學與臣庶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好學，則自知趣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樂好之意，則自進不已。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陛下上聖，固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好。樂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學不在求名與求知，不爲章句科舉計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觀其人文章事實，又萬機之政，非學無所折衷。上甚以爲然。退見宰輔誦其語，且曰：上天性好學，某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爲一書，以備進讀。今讀三朝寶訓，林子中所編也。

東坡先生近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物爲一人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兒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其書而

戴其帽。未是蘇公。士大夫近年微東坡桶庶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

戲者，一優丁仙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

東坡先生居閭閻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歐陽氏。文忠公孫產後因病爲祟所憑，曰：吾姓王氏，

名靜奴，滯魄在此居久矣。公曰：吾非畏鬼人也。且京師善符劍遺厲者甚多，決能逐汝。汝以愚而死，死亦

妄爲祟。爲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常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合爪曰：感尚

書去也。婦良愈。明日昏時，爲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爲置酒肉香火遣送之。公曰：某平生屢與鬼神辯論矣。

頃迨之幼忽云有賊貌瘦而黑衣以青公使數人索之無有也乳媼俄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喏甚大公往視之輒罵聲曰某即瘦黑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媼出爲我作巫公曰寧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渠出不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一盃水可乎公曰與之媼飲畢仆地而斃然媼之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翔罷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祟甚狂自襪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其巾自墜人皆曰此岳神之怒故也公因謁祠且曰某昔之去無祈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蠅蚋爾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爾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奸惡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恕之可乎非某愚直諒神不聞此言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鼓天地沙石警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即行風愈大惟趨公行李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勸之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其如予何已而風止竟無別事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庶自太史先生以國史修撰知國史院無終身之憾矣太史公初在講筵即游其間今且八年自昔嘗聞公詰朝常請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庶未始得與聽也邇來遂獲與

聽先生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暨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宜乎久侍邇英。而爲儒林之冠也。二月朔。太史公當講。廡前一夕獲聞。按講王制巡狩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望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廡以此言爲守成之龜鑑。廡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自丙寅年東坡嘗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爾後常以爲戒。自昔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嘗一謁貴人。中間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其人之賢可親。然廡所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變也。嘗爲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爾耳。士未爲臣。進退裕如也。他日子仕於朝。欲如今日足以自如。未易得之矣。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尙何求名。惟在養其高志爾。廡以此言如佩章弦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友人董耘饋長沙貓笋。廡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貺。曰。因笋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斲石遠林空。來涉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籊籊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廡卽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澤氣凌凌。

空薦俎寧知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冊。已勝絲委誑蛟龍。長沙故事短萌任逐霜刀重。美幹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笋斲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未愧蕘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少。滿苞時賴故人供。鄂州懷思唐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貫已成。誠如所論。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愧。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唐曰。人之文章。闕達者失之太踈。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鍾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非過言矣。

二月十日。出陳橋門。稍西十里。白溝上原。謁陽翟縣令孫敬之。情會開府承議郎張弼。非夜語。張浙人也。傳云。劉簽樞知定州。錢穆父居樞位。其實則無也。唐謂孫敬之曰。歲前應到陽翟。競傳蔣穎叔爲辭熙師。奪待制。以本官。謹知舒州。唐曰。出京時上宮謝。見蔣穎叔。以待制扈從。不足信。衆鄉人味之。今日穆父之拜。竊恐如穎叔之傳也。已而果然。乃知虛傳之書。不必遠方。雖國門之外。已不足信矣。敬之曰。今年上元。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觴進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副階上。北嚮羅拜。宴罷辭謝。皆登露臺。望拜。奉觴以進。頗戰慄。寶慈曰。夫人與吾年相若。特命二女史扶擁。以示恩意。敬之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爲某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惟五人。上居中。寶慈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向。太妃暨

中宮皆西向。寶慈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龍簪而已。衣黃背子。衣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縷金雲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衣紅背子。皆用珠爲飾。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嬪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廷。未嘗一視也。上前後供侍。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唯有四人一樣粧梳。衣服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六番。其服飾珠翠之盛。信天下之所未覩。上天顏穆然。敬奉二宮。有不邇聲色之意。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少游言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常者先用之。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

少游云。賦中用事唯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於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

輟。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對屬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確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

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少游言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卽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鬪難鬪巧，鬪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少游言賦家句脉，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斲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少游言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彫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曄、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廌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歌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釘鉸爲偶儷而已。若論爲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爾。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薦章才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訛之間言也。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疾臥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爲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東坡云、頃試制舉中程後、英宗皇帝卽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知制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魏公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歐陽文忠時爲參政、慮執政官中有不喜魏公者、喋於東坡、坡曰、公所以於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歟。

蘇仲豫道言新宗正丞程遵彥之邵內行全好人所難能。應詢其如何。曰遵彥嘗爲杭州僉判。以故知其居家之道甚詳。遵彥之母極嚴厲。遵彥之妻不得其志。遂去。遵彥方三十歲。承順母意。不復言娶。與母對床而寢。今二十年矣。因遂絕嗜慾。未嘗一日失其懽心。其母亦撫養遵彥諸子。恩意周至。但諸孫或一言思其出母。則詬怒。遵彥妻亦賢。無辜得罪被逐。於其姑亦無怨言。歲時問安奉禮物不輟。雖異居而婦禮甚脩。至今獨居守節不可奪。士大夫賢遵彥。恆其母憫其妻哀其子也。

王仲藎承事字豐甫。相國郇公之子也。昔爲薦言東坡自蜀應進士舉。到省時。郇公以翰林學士知舉。得其論與策二卷。藎本論卽刑賞忠厚之至也。凡三次起草。雖藎亦結塗注。其愼如此。論卷竊爲道人梁冲所得。今所存惟策藎爾。冲以吐納醫藥爲術。東坡貶時識之。今在京師。豐甫欲訴於官取之爾。

豐甫又言其女兄之夫高旦。受知於相國司馬溫公。已除河北籩便糧草。一日謁溫公。方起立稟事。忽瞑目口不能言。遽蹶而仆。溫公遭壓焉。衆公扶救溫公。而且已不知人。溫公令人力舁以歸。卽死。明日溫公使吏問安否。且曰已改除本路提點刑獄矣。吏以死聞。溫公甚歎之。厚贖其家。後二日范伯嘉子豐。蜀公之仲子也。謁溫公。復使人舁致以歸。子豐亟還許。纔升堂。見蜀公畢入其室。卽殯。子豐有才力。明敏過人。薦從其游甚久。相知亦深。

太史公講太史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之說。注謂子卯與先代忌辰之類爲諱惡。公曰以臣所見。所謂諱惡者。危亡之言不絕于耳。爲人臣必使危亡之言不絕于口。然後君臣相與戒愼畏懼。則保其社稷。若夫

子卯雖爲桀紂亡日。與先代忌辰。此有司常事。爾不足道也。天子齋戒受諫。禮云歲終。臣以謂乃歲首也。書云。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天子齋戒受之以敬也。此皆先儒之所不及遠甚。

蘇過叔黨言其堂姊嫁蒲潑。潑資政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潑之婦閉戶不治一事。惟滴酥爲花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釘。皆工巧。盡力爲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滴酥不輟。叔黨又曰。蒲公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蓋一日兩洗面。兩濯足。開日則浴焉。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惟頰其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惟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八九。口脂面藥。薰爐妙香。次第用之。人以爲勞。公不憚也。蓋公以文章顯用。爲時大臣。志氣磊落。奉養雅潔故也。頃公有書與東坡。自云晚年有所得。東坡答之曰。聞所得甚高。固以爲慰。然復有二。尙欲奉勸。一曰儉。二曰慈。此言真蒲公之所當聞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爲鑒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

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克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藏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唐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唐之所對。大略與太史公之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尙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概。昔既不傲。何必道乎。

王豐甫言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說爲朋友言之。且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元弼越人文蒙之子。少鷹一歲。嘗以賢良方正科被召。太史公極愛之。嘗三薦於朝。朝廷以太史公之薦。元弼雖蔭補未登科。亦除陳州州學教授。元弼好謁當塗巨公。嘗自咸平晨行七十五里。入都懷刺來謁。中途不遑秣馬也。甚癯瘠。隆冬短褐。冠敝履穿。併日而食。陳州之行。太史之賜厚矣。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

國朝法網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稅場。不得檢稅。兵梢口食。許於所運米中計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卸日。

折算逐人之俸糧除之。蓋以舟不住，則漕運甚速，不檢則許私附商販，雖無明條許人，而有意於兼容，爲小人之啗利，有以役之也。借之口糧，雖明許之，然漕運既速，所食幾何？皆工法之深意也。自洛司置舟官，載客貨沿路稅場，既爲所併，而綱兵搭附遂止。邇來導洛司既廢，然所過稅場，有隨船檢稅之滯，小人無所啗利，日食官米甚多，於是盜糶之弊興焉。既食之，又盜之，而轉搬納入者，動經旬月，不爲交量，往往鑿竇自沉，以滅其迹。有司治罪，鞭配日衆，大農歲計不充。雖令犯人逐月尅糧填納，豈可敷足？張文定爲三司使，日云歲虧六萬斛，今比年不啻五十餘萬斛矣。而其弊乃在於綱兵也。東坡爲揚州，嘗陳前弊於朝，請罷沿路隨船檢稅，江淮之弊，往往除焉。然五十萬之闕，未能遽復，數年之後，可見其効。淮南楚揚泗數州，日刑綱吏，不啻百人，能救其弊，此刑自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蘇仲豫言頃在先帝朝，葉溫叟嘗提舉陝西保甲，忽有詔曰：「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簡如何？」精音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簡，奏至，神宗笑之，謂侍臣曰：「葉溫叟將謂簡字是精確也。」

晁無咎云：著作職今不修日曆，甚閑，但改教坊判官致語口號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晁無咎言頃仁宗嘉祐末，英宗已判宗正時館中進所校對祝版，凡九，每版皆曰「嗣皇帝某」，或曰「嗣天子臣某」，舊例御書名處貼黃云「署仁宗時」，苑中親作一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曙亭」，已而寤乃英宗名也，改之曰「迎旭亭」。仁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迎煦亭」，皆默符英皇之名。神宗嫌名，今上御名也，天命符瑞之驗，預有定哉。

李錡希聲言。其祖茂直。爲江西監司。聞徐禔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日洪有媼。善以三世禱命書。言人吉凶。德古俾古之。媼曰。當與兵死。徐氏皆怒之。媼曰。無煩怒也。其書古人所記。其變具存。以其書示之。畫一僵尸。身首異處。血污狼藉。而烏鳥啄之。徐氏猶欲以妖言將殺。有司答之。媼以衆解得免。後德古敗。永樂城破。虜旣害之。蹂踐其尸。正符媼說。媼尙存。洪人因重之。又曰。禔經制西事。日與沈括議入居永樂。括不欲入。禔以不同其計。自以數萬人守焉。禔自守。虜大縱兵圍之。四面不見其際。禔節制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相殘殺。禔命曲珍內平之。守既久。城中無水。兵皆渴。至有殺人而吮睛飲血者。禔命掘井。井數十尺方及泉。旣汲。禔命以軍額高下次第飲之。衆兵怨怒。凡汲一罍。衆兵皆以衣漬而吮之。衆渴不已。請開城飲於壕。雖死不憾。城開。外兵遂入而屠焉。又言徐禔之妻黃魯直之堂妹也。故禔死。魯直祭文有文足以經邦武足以定難之語。禔之沒。朝廷厚其贈典。至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尙書。謚忠愍。官其子弟八人。禔止有一人甚幼。曰俯遂。獨受其遺澤。至通直郎。今上卽位。覃恩轉奉議郎。今年才十有六歲矣。近娶呂溫卿之女。蓋呂吉甫與禔厚善故也。每讀責呂吉甫誥。至於力引狂生之謀。訓至永樂之禍。未嘗不泣涕也。好讀兵書善學。其舅魯直近有詩云。平生功名心。夜牕短檠燈。大賞之也。

東坡言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曰某者。卓庵道左。蔬食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寢。夢一金色黃龍。來食所執蒿苴數畦。僧驚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蒿苴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凜然。遂攝衣迎之。延於庵中。饋食甚勤。復取數銀錢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

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幸甚。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求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曰普安。都人至今稱爲道者院。元祐八年，因送范河中是院，閑言之爾。

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

國朝而賜緋卽四襖義，襴衫寶瓶銀帶，例服三日。元祐七年春末，陳祥道學士進禮圖儀注，已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爲太常博士，乃賜緋衣四襖袍銀帶往謝。禮部蘇尙書公爲言：頃石參政中立爲館閣時，亦賜緋，仍繫銀帶，石滑稽服之無作色。過司天監，馬驚墜地，銀帶頗傷。衆吏曰：何星也？石曰：吾不善推步，但怪士犯寶瓶爾。一時士人莫不以爲笑也。祥道聞之亦甚笑。祥道許少張榜登科，禮學通博，一時少及仕宦。二十七年而官止於宣義郎。蓋初仕時，父歐公人死而祥道任其罪，久廢，中間爲太學博士，亦坐累，故屯蹇至老，嘗爲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范公爲進之，乞送祕閣及太常寺，故有是命。沒齒困窮而不遇賞，昔也。自賜緋不餘旬而卒，或曰：雖不士犯寶瓶，臨行年也。

孫巨源內翰從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取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髯，孫學士巨源爲小髯，孫學士。